



王興寶 先生

客語 · 短篇小說 · 社會組

第一名

得獎作品

殺人無罪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對客語短篇小說〈殺人無罪〉的肯定，回顧以客語創作已超過十餘年，最常發表的文類是新詩，但也深怕自己的創作落入窠臼，無法推陳出新，以客語小說得獎確實難掩心中的喜悅，更開心能用不同的視角來審視臺灣在地的故事，也希望能呈現臺灣多元演進的歷程。歷史事件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透過對話反覆辯證，或許能更客觀的態度面對，也期許在創作發想之餘，不偏離真善美的道路。感恩！

殺人無罪

光華華个月光，恬恬瀉入一九四七年个苗栗，一個山林膠溪水相接个位所，四周圍有高高低低个山排圍等，微微風吹等樹葉草花，還不時聽著母知名个蟲仔膠夜鳥仔个噉聲，遠方成時也會傳來幾聲猴仔个喊叫聲、還過膨尾鼠喫果子个聲哨。

山窩肚該條南河，嘩啦嘩啦个水流聲，隔等樹排就像有人在交頭接耳樣仔。日時頭，在淨俐个溪水下，滿哪仔都看得著客話安到「齊口」个淡水魚仔，像鏟仔樣个下齡膠銀白色个肚腹，在這暗晡頭个樹影下，既經看母著半點影跡。

在這個孤栖个暗夜，穀雨過無幾久，山壠个空氣中試著還有一息仔寒意！溪水經過一座細吊橋，兩岸个石卵有大有細、草埔生到塞塞。

水岸脣一片暗青色，月影搖停動，在相思樹生到榮榮个葉仔下，一個分麻仔索綑到纏纏个男仔人憑等樹仔，差母多十過步遠，一臺人力板車个脣頭企等一個細俵仔。兩儕都大約有二十二、三歲，身材差母多，爭差在衫褲外表看得出身分有爭差。

索仔綑等停動母得，一身个青衫烏褲，滿面疑狐个係街項个好額人黃阿舍。脣項腳步重鈺鈺，行兼來个一儕有較砸礮，一領粗布短袖衫，一條半長母短个褲仔，腳下著一雙粗布鞋个係彭阿興，厥个目光，堵堵對近處定定仔停動飛舞个揚蝶仔移向遠方个山腳下。

鎮上幾搭頭貼尾合共下个連棟屋舍，頭擺這時間還看得著燈火，在終戰後个臺灣，這下因爭民生經濟衰落，官民關係緊張，莊下嘎像母敢放氣樣仔，暗晡頭旨六點就跣手跣腳，一片烏疏疏了。

「阿舍，醒了喲！」彭阿興手上拿等瓠杓，看冷水對黃阿舍个面項潑落，像忍等緊張个心情，聲音小可仔哽咳。

「阿興？」拂啊拂該因為宿醉有兜暈暈个頭那，膚身在粗索仔下扭停動，看清楚面前个人，滿面母敢相信个表情，續等清一下聲啞啞个喉噠咳，聲咳吊高。

「你恁樣係做麼个？佢請你來吾屋下做木工，總係若个頭家，你恁樣係發癲係無！遽遽膠

索仔解開來啦！」

母知係母係撈天借膽，阿興像戴等鬼面殼，在陣光陣暗个月光下，面容像比陰涼个空氣還較冷，兩隻目珠炯炯有神，直直看等黃阿舍。

「頭家，在你酒醉時縳你到這位來，正經當敗勢！實在係有重要个事愛問你，問清楚就會放你轉啦！」

「孤盲頭咧，你到底想愛做麼个，問話敢需要恁樣？嘎比清鄉个部隊抓人還較魯夫，遽放佢起來，無斯母放你煞！」阿舍一下忍母核了，嘎咒孤罵絕起來

雖然，自從三月以來，臺灣大亂，國民政府抽調个部隊，從基隆港進入臺灣以後，從北到南，一場過一場个強力鎮壓，使得全臺灣个社會，就在恐怖个氣氛中凝凍。到今過忒兩隻月，混亂个情勢正慢慢肅恬下來，臺灣人大體鉤手鉤腳，保持忍氣吞聲个態度。但係對大戶人家黃阿舍來講，哪識分人恁樣糟蹋，一下佇母著還係譴到嗶嗶跳，聲骸一下噉開來。

「恬恬啦，母使恁火著，在這鬼都無半隻个山林旮旯角，母會有人聽著，你還係目珠擊較金兜，問麼个就答麼个，莫訥嘴會盡遽就結束。」

阿興冰冷个聲哨，決截又帶有一息仔怨氣，在臺灣亂到無結無煞个時節，好恬恬分人捉來這偏僻个位所，阿舍个心情難免七上八落，就像跌落崩崗共樣。

前駁仔，因為臺灣各地都無平靜，有當多親人、朋友會來阿舍屋下通風報信，還過參詳愛仰般應付這局勢，這下，當驚係母係會受著牽連。

「阿興啊，這山排肚恁陰冷，無定著有麼个魍神，抑係山豬野熊，孤盲……」硬硬撈差一息仔就講出來个了少話吞落肚，阿舍又講：「好……好……，你到底愛問麼个？」

「嗯，人講平常無做虧心事，半夜母驚鬼碰門。撈正事辦好，黏時送你轉去，一切就像『外甥仔打燈籠』——照舊！」

看彭阿興一雙目珠擊到大大粒，親像愛食人个樣仔，黃阿舍嚇到手腳死冷，坐在地泥項母敢敵大氣。

一陣寒風吹過，凋零个樹葉無聲落下。

恬靜下來个阿興，像在該想愛仰般開嘴。

又看著，一隻細蛾仔像失神樣，硬硬飛入燒到嘩嘩剝剝个火堆。

無頭無神个黃阿舍，看等臥頭向天旨出聲个阿興，該眼神，像有異深个怨恨，阿舍嘎心肝啱啱跳，恁：「一個無婆無卵个木匠師傅，平常時大家也有來往，到底這下係發麼个神經，恁無顧情面？」

阿舍心肝頭七上八落，因為宿醉，頭那還小可脹痛，目珠紅絲帶血，僅可像小鬼堵著鍾馗樣仔，無主無意。

母知係想著麼个，阿興个目珠慢慢仔溼忒，目汁在目珠窟捩捩轉，嘴角緊掣。

月光在雲縫瀉出來，照著一隻拍等翼胛飛舞个揚蝶仔，在厥面前出現，阿興想著該年个秋天……

※※※※※※※※※※※※※※※※※※

在一個涼爽个秋天。

朝晨淡淡个濛沙煙，昇等苗栗山窩肚个一個大陂塘，將冷清个鄉下變到像一齣烏白个夢境。日頭正半睡半醒仔踎起來，陂塘水面上个秋風，清爽到有兜仔冷沁沁仔，沙蔗仔搖動，摺竹排仔滑過陂塘个聲合共下，和到當自然、當好聽。

有幾隻母知名个水鳥仔咕咕緊叫，下把會對竹排邊拍拍風就飛起來，貼等水面飛到無幾遠个水草中，一個起落，又囡到看母著。

這時个鳳妹迎風企在岸上，後背个天邊，燦爛个朝霞層層疊疊，分佢看起來盡青春又幼嫩，十分嬌尸得人惜。細妹仔个妝扮，就像該含苞將開个花，該小可畏羞个形投，正經靚到無比止，莫怪陂塘邊，牙絲絲仔个後生阿興，手項拿等一頂笠嫲，用力向鳳妹撲無停，歡喜到佇母著。

鳳妹个目珠圓滾滾，像會出水樣仔看等阿興，目珠一下捩啊捩，山歌牽聲開嘴就唱：

「水邊石子堆打堆，你愛交情就過來；

交情交到九十九，行路毋得坐船來。」

阿興仰會毋知細妹仔个心意，還較暢到耐毋得，企竝竝、胸脯也挺到半天高，煞煞接等唱：

「山歌又好人又靚，畫眉難比妹歌聲；

上山過坳開聲唱，百斤擔頭也變輕。」

阿鳳聽著，向等挨身過來个阿興微微笑，又歡喜又畏羞：

「若个竹排呢？」

阿興手指等塘水脣个草叢：「就在該片个草竇肚。」阿興轉身行到陂塘脣，從草叢裡背拖出一隻竹排仔，頂背有漁網還過幾項簡單个漁具。

阿鳳手輕腳輕躍上了船仔，阿興黏時撐等竹排前行，順等平靜个水面滑向陂塘中央。

鳳妹目金金，一雙鳳眼對阿興个背影，徙向遠方个山排，試著這從細搞到大个細俵仔，既經係大人樣仔，在佢个心肝肚就像該山崗恁在。

佢慢慢仔將目珠眨下來，去感受朝晨个清風，還有定定仔升起來个日頭光，試著這世界又平和又鬆爽。

成時滑過陂塘，四周圍闊野野仔十分明朗，成時穿過密密个沙蔗仔堆，竹排分長饒饒个水草圍等，毋過，並毋會分人敵氣毋得。

鳳妹摻頭巾解下來，分長長个頭那毛披下來隨風飛揚。又不時摻手伸入水中，享受湖水清涼輕柔个感覺。

阿興目盯盯，一下險看戇忒。

竹排仔撐到俚兼陂塘中央个沙洲脣，正想著摻漁網拿起來。這位个陂塘較闊，又毋會忒深。阿興兩手一停動，網仔就打落在水面頂，漁網盡遽就沉落水，阿興手項淨伸一條索仔，佢斡頭對鳳妹講：

「這位个水底較平，盡好下網，就毋知今晡日會好運無？」

鳳妹拍手笑講：「定著當好啦！」

阿興躡等微微笑，時間慢慢仔過，背尾正定定仔收網，漁網緊收起放在船頂，就聽著嘩啦

啦个聲，有幾尾銀白色个魚仔嗶嗶跳，阿興撈魚仔放入魚簍仔，拈出兩尾講：「這兩尾你帶轉去！」

鳳妹當歡喜：「阿興，恁仔細啊！這兩尾魚仔還大尾哪！」

看等天大光，阿興毋知仰般嘎恬靜下來，目珠捩啊捩仔，面色漸漸變嚴肅：

「鳳妹，佢一個無爺無哀个孤兒，無想著你撈若爸全無嫌佢，還對佢恁好，實在毋知愛仰般……」

鳳妹煞煞打斷阿興个話：

「阿興，人講英雄毋驚出身低，你毋單淨煞猛肯做，吾爸也有講哦，講佢教你做木匠，你學到又遽又精啊，等你出師，過後个生活定著半點就毋會輸人啦！」

阿興牽等鳳妹柔柔幼幼个手，目珠小可仔紅紅：

「鳳妹，二戰開始到今，時局越來越緊張，愛尋事做也無恁該，這下，日本皇軍開始徵調臺灣兵入伍，佢想……想愛去參軍，等戰後轉來，就撈日本人平高平大，該央時就正經毋會輸人啦！」

聽著阿興決定入伍日本皇軍，鳳妹著下驚，面色黏時一下紅一下白，臥頭看等阿興堅定个眼神，一下嘎講毋出話，想著兩人情投意合，正當情熱如火个時節，仰盼得撈情郎分開，也毋知愛幾久正做得見面，一下嘎像失魂樣仔，頭那變空空，就恁樣兩儕嘎恬靜下來。

天頂一片烏雲徙過來，就像兩儕个心情。

下後，雖然知得阿興對人生个規劃，毋過，熱戀个人顛倒因為共下个時間無多，兩儕還較難分難捨、情意綿綿。

送阿興入伍該日：「阿興，愛好好保重，佢會等你轉來啦。」難分難捨个鳳妹，輕輕仔講出聲。

阿興也搭等鳳妹个雙手講：「你也共樣，佢決定一轉來就討你做舖娘，永久就毋分開。」。

一對有情人，就恁樣，臺灣、南洋分隔兩地了。

※※※※※※※※※※※※※※※※※※

大日本帝國光榮个戰爭，頭幾年，戰無不勝个日本無敵艦隊，還過軍紀嚴明个空中摻地面部隊，自從偷襲珍珠港，到今嘎盡像越打越無順序，隨等戰線緊拉緊長，時間擱長，同盟國反攻个力量緊來緊大，從「支那」該西片个戰場，到南洋該南片个戰場，戰事个局面慢慢轉變對帝國不利。

昭和二十年，美國个飛行機飛到臺灣島來擲炸彈，臺灣各地，像高雄岡山、臺南新營市街、彰化二水、嘉義、新竹、臺北市區、進行轟炸，造成盡多老百姓死傷、屋仔損壞甚至橫忒。

鳳妹厥爸敢怕係命底毋好，有一擺轟炸該下，堵好人在新竹，正經就「衰鳥遇著狂銃」，歸身嘎炸到血流血著，急救毋轉就無命了，就恁樣，衰過个鳳妹，一下嘎變孤身一儕人。

好得鳳妹厥爸進前，在苗栗个大戶人家黃屋，有應兜木匠頭路，這下發生恁樣个事情，黃屋也當有心，有搵手鳳妹處理厥爸个後事。雖然在戰時，也算辦到有頭有尾。就恁樣，黃屋个細頭家黃阿舍摻鳳妹正熟事，平常也有來有往。

有一日，五月節正過，天色烏陰烏陰，黃阿舍堵好去崎頂尋朋友食酒，食到面紅濟炸，在轉屋个路項經過陂塘，看著鳳妹在陂塘脣洗衫，就腳偏偏仔行兼來，笑笑仔打招呼：

「鳳妹，看天時像會落水了，你仰一儕人在這洗衫呢？」

鳳妹摻洗好个衫褲收摺來，有兜有聲無氣：

「唉！少爺，係菜園仔整理好，正過來洗衫，別儕人早就洗好先轉了！」

看等鳳妹目眉之間，有淡淡个哀愁，該細妹人畏羞个模樣，實在還得人惜。敢怕係食酒个關係，黃阿舍个血氣一下飆上頭，想就無想：

「鳳妹，你一儕人生活恁孤栖，在這戰亂个時代，一個細妹人無人偎靠，總係難過日仔。佢想，偲兩儕歲數差毋多，也算當講有話，到今又共樣旨定親，無就分佢來照顧你好無？」

講煞，目金金看等鳳妹，黃阿舍心想，雖然這下毋係太平个年代，毋過，自家也算人有人才、錢有錢財，加上家大屋大又有名望，講親事還毋係「三隻手指拿田螺」——穩拿个小可事，故所嘴擘擘仔，就等鳳妹答應。

聽著黃阿舍話講到恁白，鳳妹嘎一下著下驚，講話就迪迪凸凸：

「你……欸！莫講這啦！佢盡感謝你黃屋个恩情，乜會想辦法報答你兜，毋過一還一，斯二還二，還過……」

黃阿舍聽著，嘎打翻滿心个期待，歸隻面變到還較紅，大步行到鳳妹个面前：

「鳳妹，若心肝肚敢係有別儕人？麼儕條件有法度摻佢比呢？」

鳳妹看黃阿舍氣嘮氣鼓逼上前，嚇到心頭亂糟糟，掙等一籃仔洗好个衫褲，腳步踉蹌，一步一步緊退後：

「細頭家，先莫講這啦！日頭落山了，佢愛轉屋下了……」

從細到大就順風順水个黃阿舍，這種話仰聽得入耳，加上酒氣湧上頭那，搖搖擺擺，行往前手來腳來，講話像鴨公聲：

「鳳妹，毋使驚見笑啦！佢會好好照顧你，毋使愁啦……」

阿鳳看黃阿舍面紅目紅，打開雙手遮等去路，又毋敢跌失佢，就東閃西閃，一步步緊退後，黃阿舍一下起性發酒狂，呵呵咄咄又拉手拉腳，硬硬纏等阿鳳毋放人走。

就在兩儕還在該揪來搥去个時節。天時嘎講變就變，一下就暗下來，四周圍變到烏疏疏，忽然間，矚燼金光亮線，同時響雷公，響到乒乒乓乓大嫫聲，又開始落大水。

在這連天公爺都看毋清个陂塘脣，濛濛个人影七手八腳，毋知過了幾久，雨正停了，世界乜恬靜下來，青山綠水也像完全毋知人間發生過麼个事情。

過忒長長暗烏个一夜。

等天甫光，日頭又照著陂塘，看著阿鳳个身體橫在陂塘肚，披頭散髮衫褲凌亂，頭面浸在水肚，頭那摻洗衫个石牯項，都血漬漬仔，圓身無停無動，既經無敵氣了，水塘脣看無其他半儕人。

※※※※※※※※※※※※※※※※※※

自從日本戰敗，阿興跔等投降个部隊，分米國个船艦運送轉臺灣，也過了會兩年。

正轉來故鄉該下，阿興就滿心歡喜去尋鳳妹，無想離開以後人事大變，兩儕既經天人兩隔。

聽人講著鳳妹兩子爺个衰過事，心肝像敝忒樣，該夢想破滅个艱苦，分阿興茶飯全毋想，失魂到歸隻人顛顛倒倒，發病樣仔歸身瘦到淨伸骨頭。

好得，經過歸半年有回神，正知好過日仔，生活慢慢較正常，乜開始在莊項應兜木匠个事頭來做。

講著苗栗个大戶黃屋，早就定好在七月，愛分黃阿舍討親，雖然臺灣二月底就大亂，好得比較起來，莊項係無大城市恁得人驚，還係照看好个日仔來準備。新房乜有當多木匠个事頭愛進行，像做新人个架仔床摻新个八仙桌這兜，就請了木匠師傅來趕工，阿興仔就來到黃屋做事。

這日下晝，阿興仔摻另外一個師傅，一個在間房、一個在大廳無閒泊杈。

忽然間，黃阿舍个好朋友范茂生，帶等兩個生份人來黃屋，在書房个膨凳坐定以後，范茂生先探頭看一下四周圍，正細細聲開嘴講：

「阿舍，佢摻你紹介一下，佢兩儕係陳先生摻邱先生，係這幾日正對臺中過來个朋友。」

黃阿舍看這兩個後生人，短短个頭那毛，表情有兜緊張，著等做事个衫褲，毋過又無盡合身，看樣仔像行過不少路途。

想著三月以來，全臺灣亂到貶過來，老百姓不服官府个處理方式，當多地方就有人聚集抗議，乜有地方發生動亂。當注意時局，好交朋友个范茂生，就識來尋黃阿舍搵手，黃阿舍乜大方贊助錢銀，託范茂生帶分臺中起事个民眾。

到國民黨个部隊，開始在臺灣各地鎮壓，經過兩隻月，幾下場个衝突下來，死忒不少人，硬硬摻亂事壓制，雖然，社會表面慢慢平靜下來，毋過，不時還有意見領袖、抑係讀書人，分官府捉走个消息，甚至聽講，乜有人在河壩抑細路橫死个傳言。

該重鈦鈦个高壓氣氛，聽多了，雖然在較鄉下个苗栗，黃阿舍還係七上八落，心肝打鼓：

「阿生，你難得來，今晡日有麼个事，你就直接講！」

范茂生清一下聲失失个喉嚨，輕聲講：

「阿舍，你應該有聽著消息，兩隻月前，臺中个民兵失敗到今，除忒死忒摻分軍隊捉去个，其他人全部散淨淨了！」

三月分成立个臺中民兵組織，係由當多做過日本兵个後生人、還過盡多學生仔組成个，總共差母多有幾下百儕，係當時盡大個反抗力量。

范茂生指等陳、邱兩儕續等講：「佢兩儕就係對臺中瀉走出來个，母敢轉屋下，一路尋位所因，閃過官府个搜查，盡無簡單正來到苗栗尋僱，母過僱該位乜無安全，故所正來尋你參詳！」

黃阿舍个面容黏時嚴肅起來，無想著范茂生會講恁敏感个話題，這下在書房還不時會聽著，裡背个正廳摻間房傳來做木匠个聲，佢起身向幾儕人搖搖手，煞煞就行去摻木匠交代，喊師傅提早轉去歇暍，等天光日正過來。

范茂生等黃阿舍轉到書房，停了一下，先看看陳、邱兩儕，正看等黃阿舍講：

「唉呀！臺灣這下正經係非常時期，重要个地方全係兵仔，官府定著會過出重手，這下該當先避風頭，過來正看仰般應付！」

該邱先生聽得識，母過母曉講客，就用日本話對黃阿舍講：

「さて、私たちは今家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ず、一時的に隠れる安全な場所を見つけ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ため、安全な隠れ場所を提供できるかどうかを確認するために黄さんに協力を求め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陳先生躡等講：「はい、嵐が去った後、状況に応じて次のステップを決定します。」

黃阿舍想了一下，頷頭講：「嗯，這下實在母係強出頭个時節，大城市定著較危險，僱黃屋在南庄有一個荒忒个礦場，無你兩儕先因在該位个工寮，等風平浪靜正下山，恁樣好無？」

幾儕人共下頷頭，等黃阿舍向陳、邱兩人交代清楚，又拿兜錢銀分兩儕，黃阿舍摻范茂生正送陳、邱出門，上山避難！

黃、范兩個好朋友轉到屋肚，在灶下拿出好酒摻傍酒菜，兩儕分座對飲起來，幾杯燒酒落肚，黃阿舍一時嘎感嘆起來：「唉呀！人生實在變化無常，臺灣總係無幾十年个好光景啊！」

范茂生乜當感慨：「係啊，臺灣這幾年變化實在還大，就像在狂風暴雨中个大船，大家都

無結無煞，你還做得討親，算當好命了！」

兩人盡久無共下食酒，加上時局無好，一肚屎个怨氣，酒越淋越多，酒話也講無停。

好恬恬，范茂生嘎想著講：「阿舍，臺灣這幾年正經人命母值錢，還記得終戰前一年，吾屋下該山腳下个大陂塘，就有一個細妹仔在洗衫个時節，無緣無故就橫死在陂塘脣，雖然事情當怪奇，因為在戰時，官府儘儘採採就結案了。」

黃阿舍淋到紅冬冬个面容，像著下驚，迪迪凸凸講：「係哦，有麼个奇怪呢？」

范茂生像淋忒多，目絲絲仔，頭那拂啊拂仔：「唉！世間事實在當難講，一個好好个細妹人就恁樣消忒，到底……仰般正係好人？仰般算係壞人？」

黃阿舍滅母清阿生係講正經，抑係講醉話，擋下范茂生又拿到嘴脣个燒酒，講：「阿生，你淋醉了，莫過淋了！」

「佢無醉，佢係好朋友著無？」范茂生醉摸摸仔，在身項拿出一個純銀个手鉅，像手指公恁闊个手鉅，有一半纏等紅線，聲骸放低，唸唸唸唸講：「阿舍，這係該命案出事隔日，佢在陂塘脣个淺水肚拈著个！」

范茂生看等黃阿舍，敵一口大氣講：「唉！記得出事个前一日，佢也在吾屋下淋酒，你離開時，佢還看著若手項戴等這手鉅啊！」

大大口淋忒一杯，又講：「佢母知該下發生麼个事情，母過，佢就一直無拿出來，也無摻人講！」

黃阿舍个面，一陣紅一陣白，想開嘴：「佢……佢……！」就哽骸哽骸講母下去。

范茂生拿起酒杯仔，又講：「阿舍，你麼个都母使摻佢講，事情過忒恁久了，佢也無想愛知啦！」

黃阿舍講母出話，先看等范茂生，正用雙手揩面，咬纏牙槽，像愛摻往事吞落肚。

兩儕嘎像摻燒酒有冤仇共樣，淋等悶酒，一杯接等一杯……

等范茂生腳步踉蹌離開黃屋，黃阿舍也醉倒在書房。

※※※※※※※※※※※※※※※※※※

山窩一陣寒風吹過，凋零个樹葉恬恬落下。

又一隻細蛾仔，像失神樣仔，飛入該光華華个火堆。

鼻著該燒到臭腥个味緒，阿興个目珠慢慢仔溼忒，目汁在目珠窟輪啊輪仔，嘴角緊掣，一字一句對黃阿舍講：

「阿舍，今暗晡你摻若朋友在書房講个話，佢在後背全部聽著了。」

黃阿舍一下打忸顫，著下驚：「麼个，你無離開？佢兜哪有講麼个！」

拿出范茂生還分黃阿舍个手鉅，在阿舍个面前搖啊搖，冷到會結冰个話語，對阿興个牙齒縫傳出來：

「阿舍，你老實講，阿鳳妹在陂塘脣係仰般死个？」

「阿……阿興，你仰會熟事阿鳳？」這下个黃阿舍，完全酒醒了。「佢仰會知佢仰般死个啊？……」

阿興看等遠方，像講別儕人个故事，將佢摻阿鳳个事情，定定仔講分明。還過頭下在暗處，偷聽著黃、范兩儕个對話。

就看黃阿舍，面色變來變去，一時行差做錯个祕密，在心肝窟也放到當艱苦，後悔係赴毋掣了，牙一咬，也無想過再講花蓼：

「阿興，係佢毋著……一時亂性，失手害死阿鳳，係佢該死啦……」

「一條命呢！就一句認錯，就準堵好係無？」

阿興目珠紅紅，心想：消忒个毋單淨係阿鳳个一條命、青春摻人生，還過佢兩儕个幸福啊！該當一命賠一命正係道理。

佢想：這時代人命正經毋值錢，就像蟻公仔分人撚死共樣，國民黨个軍隊強力鎮壓个行動，到今還旨煞，毋知會亂到幾時。軍隊、官府殺人無罪，黃阿舍害死阿鳳

也無罪。今晡日，為阿鳳報仇，將阿舍剷死，身屍放水流，當然乜無罪啊！

想到這位，阿興拿出一支尖刀，在月光下映出金光。

也相信因果報應个黃阿舍，像係知得自家个命運，既經無法度改變，歸儕人眨目放冗，連話都毋想多講。

阿興冰冷个腳步聲，在阿舍个四圍行來行去。

佢又問自家：臺灣社會亂糟糟，阿舍雖然無帶頭抗爭，毋過，還係出錢出力，摵臺灣人企共下，恁樣就分佢無命，到底係著抑毋著？

毋知過忒幾久，阿興目盯盯仔行往前，停下腳步，面色變來變去。一下，看等阿舍頸根个血管，一下，看等縊阿舍个索仔，手頂个尖刀擎高高，就出力劃下去……